

2016 四月

作者

TASSO AZEVEDO

巴西林务局前局长

SALLY COLLINS

美国林务局前副局长

ANTONIO CARLOS HUMMEL

巴西林务局前局长

LUIZ CARLOS JOELS

巴西林务局前局长

KESHAV KANEL

尼泊尔林业部前部长

DOUG KONKIN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森林、土地、自然资源运营部前副部长

BOEN PURNAMA

印度尼西亚林业部前秘书长

JUAN MANUEL TORRES-ROJO

墨西哥全国林业委员会前总干事

就在十多年前，数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林业部门首脑齐聚中国北京，参加由权利与资源行动组织 (RRI)、中国国家林业局 (SFA) 和中国农业政策中心 (CCAP) 共同召开的会议。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提出并探讨了关于公共林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作为来自巴西、中国、墨西哥和美国的领导，我们反思了为何在我们经常出席的协议性、司法管控会议之外，就林业问题非正式相互学习的机会如此稀少。我们想知道是否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是否能进行安全对话，让我们能够提出、承认各种难点问题、冲突和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就在这第一次对话中，MegaFlorestais 诞生了：它是由公共林业部门首脑组成的一个自治团体，并由 RRI 作为秘书处和主要供资方。经过周密计划，该团体已扩大到包括世界上拥有最广森林覆盖面积的多个国家的代表：澳大利亚、巴西、喀麦隆、加拿大、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这些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总和约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70%。

总的来说，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关于全球最大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挑战的无可比拟的治理理念。还有谁比公共林业部门首脑更有能力就气候变化的影响、动荡的林业产品市场、确保可持续投资、森林砍伐、林地转换、效率和改善森林管理展开综合对话？以及坦诚讨论如何推进棘手问题的解决，例如权属和社区与土著人民的权利？

2015 年，我们在秘鲁召开了 MegaFlorestais 10 周年大会。作为拥有十多年资历的成员，我们肯定了在一非正式、坦诚、安全的环境（不受政治正确性所决定）中，交流思想、讨论挑战和互相学习的价值。但 MegaFlorestais 的这一价值只是一种内在体现吗？2005-2015 年间森林管理、林权状态、全球森林健康状况和林业决策所处的全球环境都出现了各种变化。但很多情况却依然如故。MegaFlorestais 是否为一个促进因素呢？我们可以从十年间的这些变化中学到什么？

早期关注问题 — 2005 年

在北京，早期对话主要侧重于快速的变化节奏、如何定位我们的机构以提高应对效率并减少传统性，以及如何具备适应性、敏捷性和灵活性。森林砍伐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然而森林机构并没有准备好或积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感觉到来自国外的压力。

在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创建的很多机构没有能力应对快速的变化、不断增加的社会关注和新兴的全球性问题。几十年来一直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建立的制度和规范、明确定义和公认的利益相关群体、指挥和控制方法以及组织独立的强势文化，也不再奏效。

腐败或不清晰的重叠权属和权利等难题不但依旧存在，而且随着地面基地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我们的很多林业机构正在考虑改革各自的土地或林业法，以巴西为例，该国正在计划建立林业局。他们正在寻求其他国家/地区的理念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需要扩大治理范围，将全国的所有林业用地，而不仅仅是公共用地纳入管理范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改变自己的林业法规，以更有效地应对新出现的问题以及参与度更高的民众。

技术是一项挑战。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往往拥有更好的资源，并且能提前运用各种技术进步。我们的机构发现自己总是慢人一步。卫星图像和建立的地理信息系统使得实时观测森林砍伐和森林侵入事件成为可能。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技术顷刻间改变了合法和非法森林产品的销售方式，世界各地公民沟通和分享信息的方式，以及社区绘制其范围内活动的地图并监视这些活动的方式。树干上的条形码等创新技术作为更有效的合规性工具提高了透明度。林业法规没有跟上这一步伐。

在经济方面，主要市场正在发生某些变化。问题也随之出现：是否将“北部”的林业转移到运营成本更低且供应充足的“南部”？碳排放定价和燃料价格上涨在市场上发挥了什么作用？私营部门的利益在林业政策发展中将如何演变？要求并催生森林认证和环境服务付款等新方法的消费者又会怎样？用以推动可持续森林管理 (SFM) 的新行业伙伴关系是否真正成熟？在投资者设想以生物燃料作为一种重要的新产品的能源领域，其伙伴关系又会如何？

从 MegaFlorestais 成立之初，我们就开始意识到如果没有清晰、透明的权责框架，我们将无法应对任何压力和变化。林权对于森林治理、经济投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等至关重要。作为林业首脑，我们必须准备好处理基本的权属问题，并认识到原住民有权对公共领域中拥有的森林提出合理要求。为了解决贫困和环境问题，我们需要鼓励社区参与将对其产生影响的决策。2005 年，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原住民和当地社区已经拥有 18% 的林地，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2007 年，随着大会对“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采纳，原住民的权利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治理的成本显然比管理成本更高，因此，我们的机构必须学会更多的森林管理协作方法。在这些早期的讨论中，“社区林业”理念作为一种强大的森林管理方法逐渐显现。社区赋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实验也在世界各地（墨西哥、尼泊尔、美国）不断涌现。作为林业机构和首脑，我们努力了解我们在公共林地之外的责任。在承认土著居民和社区土地权利方面，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将我们的机构定位为管理中先进、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应如何改革使我们的机构现代化能够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在我们目睹了全球森林的变化后，气候变化（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气候变暖”）浮出水面；许多国家/地区都出现了火灾、旱灾、病虫害和生态压力源，但在 2005 年，一些机构已制定了具体的战略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其他部委/部门/政府机构指挥响应行动，却没有定义或更新林业机构的角色。兴起于国际协定和承诺，气候变化正在催生同时解决碳封存和森林砍伐问题的新方法，并且承诺改善森林管理和扶贫工作。森林认证体系越来越受欢迎，而且新的全球性工具 REDD 以及后来的 REDD+¹ 也作为解决世界各地（特别是南美、非洲和亚洲）气候变化的一种颇有希望的方法而逐渐呈现。

最后，对于非法砍伐和传统方法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等也在来自 EU-FLEGT 行动计划的新思路中有了必要的对策²。在此之后，美国³ 出台了《雷斯法案》，澳大利亚⁴ 也颁布了《禁止非法采伐法案》，它们授权贸易作为一种工具来打击非法木材进口。合法性成为正式的国际林业政策和贸易讨论中的焦点。

十年前，我们急于找到新的前进道路来有效地解决全球森林面临的紧急、关键问题，来挽回下跌的声誉。无论公平与否，我们受到了关于森林超采和皆伐、腐败，以及未能让民众有效参与到决策的批评。工作人员身心俱疲、士气低落。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面临着预算大幅削减的窘况，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危机和官方发展援助（来自 USAID⁵、DFID⁶ 等）的减少，因而不得不要员工利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但我们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我们深知我们可以而且希望为公共林业机构打造能够真正带来积极改变的角色。

十年之后 — 2015 年反思

有很多变化，也有很多旧态依然。首脑们在 2005 年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有了显著变化，部分原因是国家/地区和首脑们采取了具体措施，另一部分是因为影响林业政策的全球环境的变化。

森林产品市场急剧转变。

- 热带雨林仍在非法砍伐、森林可持续管理、预算和不安全的土地使用权等问题的泥潭里挣扎，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使投资减少。因此，市场并没有如 2005 年所担忧的那样转移到“南部”。“北部”国家/地区不仅通过展示“南部”无法提供的稳定市场环境，还通过投资创新以设法重新定位自己，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还与在“南部”运营的公司合作从而为其增长和创新提供支持。
- 森林认证体系的需求增加，如今，近 30% 的工业圆木产量来自经过认证的森林。但 92% 的经认证林地分布在北半球，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源和技术能力⁷。
- 2008 年全球经济衰退使美国房地产业陷入僵局，这减少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木材需求，并引发多个后果：树木采伐减少、森林压力减小，但与传统产品相关的价值降低。许多北美公司都在苦苦挣扎或已关闭。再加上美国新税法导致木材公司林地资产剥离，使得这些土地进入房地产投资公司，为美国私营工业用地的未来留下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加拿大西部和美国，山松甲虫随着气温回暖开始传播，导致数百万公顷的树木死亡，最终减少了软木材的供应量。
- 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创造了新的市场和需求，但之后回缩，导致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 全球纤维制品总体需求仍有望增长。地面基地压力和不断提升的公众意识增加了对合法以及可持续砍伐木材的需求。由于更高的透明度、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以及通过《自愿伙伴协议》（在 EU FLEGT 规定下）和美国《雷斯法案》增加的政策管控力度，非法采伐程度的认定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在私营部门方面，多年来，企业对不砍伐森林和更清洁的商品供应链的支持不断增加，并且对《纽约森林宣言（2014 年）》的广泛认可也达到了顶点⁸。
- 互联网和必要的计算机技术迫使森林产品市场离开印刷媒介，这对那些林业产品市场在印刷媒介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国家/地区的行业产生了级联效应。
- 预计庞大的木材能源新市场因全新的天然气生产技术（水力压裂法，这促使油价大幅下跌）、显著的风险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而破灭。但也对新技术开发进行了重大投资，这有助于森林产品行业在未来的转变。其中包括生产生物燃料、生物化学品和新型生物材料的新方法。
- 更广泛地说，新资本进入了该领域，以寻找安全的投资机会；需求也正在复苏（尽管欧洲还未从经济危机中恢复）。

林权和权利问题的重要性被放大。

- 关于土地使用权和权利的全球状况已经改变，而决策者在承认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拥有其森林和资源并从中获益的权利时所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在 2002-2013 年间，至少有 1.25 亿公顷的森林经法律承认为土著居民或当地社区所拥有或为其指定。这占到了发展中国家森林总面积的 30%⁹。但 2008 年之后，由于来自开采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的持续压力，权利认可发生的频率急剧降低，而反转的风险不断增加。其结果是，针对土地权利的冲突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全球被害的土地维权人士的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¹⁰。
- RRI 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社区拥有和管理的森林具有更低的森林砍伐率和更高的碳储量（存在可比数据），且到 2050 年，强大的社区权利可防止 2700 万公顷的森林被砍伐¹¹。“权利承认”正逐渐成为一种有效减缓气候变化的工具。
- 现在，私营部门参与者都意识到不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存在的金融风险，它可能会导致高出正常基线多达 29 倍的运营成本增加，甚至导致终止正常运作¹²。现在，市场上有多款新工具可指导他们识别和管理土地使用权风险¹³。

尽管在森林砍伐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结果并不均衡。

在过去 25 年中，全球净森林砍伐率已经减缓了超过 50%¹⁴，这非同小可。然而，各国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在 2000-2012 年间，热带地区的森林损失实际上每年增长超过了 20 万公顷¹⁵。巴西是这一趋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亚马逊森林砍伐量比 2004 峰值期减少了 80%，但 2015 年再次跃升 16%¹⁶。

减少森林砍伐的新方法应运而生。和自愿性碳市场一样，环境服务付款开始扩展。与私营部门的新伙伴关系（如《纽约森林宣言》、承诺零砍伐政策）表明，改变森林砍伐推动因素的经济性是减少森林砍伐的最有力的工具。但即使我们的工作已提升到解决非法采伐和森林砍伐，林地基地的压力仍会增加：不断增加的人口寻找新的居住地；将更多的土地转化为效率低下的农耕地的做法；外来物种破坏生态系统；以及，气候变化使很多森林面临压力，并迫使人们搬迁，以应对干旱和预期的海平面上升。

对气候变化和森林的全球关注仍然很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 经过数十年累积的 REDD 国际承诺，构筑希望和未来。由于很多原因，这些未来预期并未实现，而且在很多国家/地区（尤其是非洲），这已造成对那些承诺从气候变化减缓活动中带来丰厚经济回报的国家的深刻愤恨¹⁷。
- 如今，地方政府通常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由 13 个州的州长组成的气候与森林 (GCF) 工作组签署了《Rio Branco 宣言》并承诺到 2020 年减少 80% 的森林砍伐，前提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 在国家层面，美国和中国最近在积极推进气候政策，并致力于减少碳排放量。许多其他国家也在其国家确定的贡献中作出了类似承诺。总的来说，这使一个充满希望的《巴黎协定》得以达成，协议中世界各国原则上同意将全球升温限制为低于 2° C。森林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人们也重新燃起了推进 REDD 的希望。
-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森林是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例如，在世界各地，森林大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火灾天气季节也增加了近 20%¹⁸。在另一方面，森林也是公认的缓解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地球之肺，还是地球的汗腺。森林与水循

环密切相关，它们所产生的水分有助于保持地球凉爽。如果继续砍伐森林，我们将目睹降水模式和温度的变化，它们会在世界各地造成严重的后果¹⁹。

令人鼓舞的森林治理新方法。

- 在林业机构的眼中，森林不再仅仅是提供木材，他们开始将这一观念融入法律和政策中，即承认森林的重要性，包括它们为社会（城市和农村）提供所有的生态系统服务。
- 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必须以一种有凝聚力的方式、与社会各个阶层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并打破传统的组织壁垒，才能解决资源问题。各机构正在制定新的方法，以鼓励民众协同参与对其产生影响的决策，并使用技术和社交媒体以与人们更有效地交流。
- 人们对森林在提供清洁水方面的认识逐日增加，特别是在干旱开始严重影响世界各地的成长和发展时。与秘鲁卫生服务国家监管局 (SUNASS) 一同出现的新政策，是森林和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如何积极影响水质和水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南美洲水资源监管部门正在寻找这样的例子²⁰。林业部门首脑开始参与关于林权和权利的讨论，而森林法律和政策也鼓励这一行动，就和我们近期在秘鲁看到的一样。更多的森林机构积极支持承认原住民土地权使用制度的改革，并努力制定方案以通过这些社区支持森林管理²¹。
- 各国政府（尤其是在森林压力最大的热带地区）需要重新思考哪些发展模式能够最好地解决当今世界的挑战。作为确保长期、更加可持续投资的工作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森林和自然资源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 已使很多人受益。然而，ODA 交付机制仍很复杂和繁琐。
- 林区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已经浮出水面，如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表明跨部合作可以实现。

总结

我们已经见证了过去十年里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世界森林的重要性已经增加。合作的重要性也是如此，以共同学习和研究这个联系越来越密切、复杂且要求严苛的世界。

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建立治理机构时我们必须培养这种合作意识，以应对新的趋势并为成功打好基础。4 月份，在秘鲁召开的会议结束时，在座的各位首脑（开始时只有少数几个人）再次强调了 MegaFlorestais 作为一种学习来源的重要性。他们已认识到明智的领导力的力量，并认可 MegaFlorestais 是获得相关信息和进行坦诚交流的联络点，是一个获得关于新兴理念和趋势的公正信息的良好来源，是一个可帮助他们制定策略以推动各自国家/地区发展的充满创意、创新和变革的地方。

管理公共林业机构 — 提出和实施森林政策、支持社区和私人森林所有者，以及管理公共森林 — 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每一年，任务都会更加复杂也更有挑战性。需要具备越来越复杂的技能和知识，而且森林方程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公共林业首脑需要了解和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才能以真正有效地方式协作并建立多维协作。

过去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执着奉献的人们和良好的领导能力是维护森林健康的关键。我们需要吸纳并培养优秀的领导者。我们需要扩大对领导者的定义。我们需要具备像 MegaFlorestais 这样的流程，以帮助我们构建、共享和传播技能和知识。MegaFlorestais 是否发挥了作用？世界上森林覆盖面积最广的国家/地区的领导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自愿参与其中。如过去一样，即便离休，我们仍继续一起工作、交流思想、尝试和影响森林治理。我们所做的或许微不足道，但我们仍认为人 — 走出自己的文化、努力了解对方、建立共同价值观和提问 — 是变革的根基。

- ¹ 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量 (REDD) 是努力为森林中存储的碳创造价值, 刺激发展中国家减少林地的碳排放并投资低碳路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 ² 《欧盟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行动计划》于 2003 年制定。它旨在通过加强可持续和合法森林管理、改善治理并促进合法生产的木材贸易, 以减少非法采伐。更多信息, 请登录 <http://www.euflegt.efi.int/about-flegt> 查阅 2016 年 1 月 29 日刊文。
- ³ 3《雷斯法案》是 1900 年禁止贩运非法野生动物的美国法律。2008 年, 该法案经过修订以纳入植物和植物产品, 如木材和纸张。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是世界第一个关于非法来源木材产品交易的禁令。
- ⁴ 2012 年,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非法采伐禁止法案》。该法案规定将非法采伐的木材进口到澳大利亚和使用非法采伐的木材生产任何产品, 以及加工国内非法采伐的原木等行为是刑事犯罪。
- ⁵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是美国政府机构, 主要管理民用国外援助。USAID 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欧设有办事处。
- ⁶ 国际发展署 (DFID) 负责领导英国消除极端贫困的工作。
- ⁷ 参阅 <http://globalforestatlas.yale.edu/conservation/forest-certification> 上关于林业认证的文章。
- ⁸ 《纽约森林宣言》是一个自愿性、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宣言, 它脱胎于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对话, 受到了 2014 年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峰会的启发。阅读完整的行动宣言: <http://www.un.org/climatechange/summi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4/07/New-York-Declaration-on-Forest-%E2%80%93-Action-Statement-and-Action-Plan.pdf>。查阅 2016 年 1 月 29 日刊文。
- ⁹ 权利与资源行动组织, 2014. 改革会迎来怎样的未来? 自 2002 起林权制度改革的进展和放缓, 华盛顿特区: 权利与资源行动组织。可登录以下位置查看: <http://www.rightsandresources.org/en/publication/what-future-for-reform/>。
- ¹⁰ 由于商品面临的最大压力, 自 2009 年以来, 因其政治立场而被杀害的环保主义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查看 2014 年 4 月 15 日发布的 Global Witness “致命的环境” 报告。登录 <https://www.globalwitness.org/en/campaigns/environmental-activists/deadly-environment/> 查阅 2016 年 1 月 29 日刊文。
- ¹¹ Stevens, Caleb, Robert Winterbottom, Jenny Springer, 和 Katie Raytar. 2014. 保护人权, 应对气候变化。华盛顿特区: 世界资源研究所和权利与资源行动组织。
- ¹² Munden 项目。2012. 不安全的土地使用权的金融风险: 投资观点。华盛顿特区: RRI。可登录以下位置查看: http://www.rightsandresources.org/documents/files/doc_5715.pdf。
- ¹³ Interlaken Group 开发了一款运营指南, 以帮助企业遵守关于权属治理的自愿性准则 (可在 www.interlaken.org 上查看), 而 TMP Systems 开发了两款免费的开源工具以帮助投资者和风险分析师识别 (IAN: 风险) 并响应 (IAN: 调查) 与当地人民使用权相关的纠纷风险 (可查看 <http://www.tmpsystms.net/ian-risk/>)。
- ¹⁴ FAO, “随着越来越多的森林得到更好的管理, 全球森林砍伐速度减慢”。2015 年 9 月 7 日发表的新闻文章。可登录以下位置查看: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326911/icode/>。
- ¹⁵ 研究表明, 巴西近期打击森林砍伐的行动因其他热带国家 (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的不断破坏而被取消。来源: M. C. Hansen, P. V. Potapov, R. Moore, M. Hancher, S. A. Turubanova, A. Tyukavina, D. Thau, S. V. Stehman, S. J. Goetz, T. R. Loveland, A. Kommareddy, A. Egorov, L. Chini, C. O. Justice, J. R. G. Townshend, “21 世纪森林覆被变化的高分辨率全球地图”, 《科学》, 第 342 卷, 第 6160 版, 2013 年 11 月 15 日。登录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2/6160/850> 查阅 2016 年 2 月 8 日刊文。
- ¹⁶ Rhett Butler, “巴西亚马逊森林砍伐跃升, 但仍处于历史低位”, Mongabay, 2015 年 11 月 27 日。可登录以下位置查看: <http://news.mongabay.com/2015/11/amazon-deforestation-jumps-in-brazil/>。
- ¹⁷ 一些保护主义者甚至得出结论说 REDD 走到了尽头, 参阅 Lang Chris “REDD 已走向末路。接下来是什么”, Redd Monitor, 2016 年 2 月 4 日。请查阅 <http://www.redd-monitor.org/2016/02/04/redd-is-dead-whats-next/>。
- ¹⁸ W. Matt Jolly, Mark A. Cochrane, Patrick H. Freeborn, Zachary A. Holden, Timothy J. Brown, Grant J. Williamson & David M. J. S. Bowman, 1979-2013 年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火灾危险,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发表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可登录以下位置查看: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5/150714/ncomms8537/full/ncomms8537.html#affil-auth>
- ¹⁹ Rhett Butler, “热带森林砍伐可能破坏降雨”, Mongabay, 2014 年 12 月 18 日。可登录以下位置查看: <http://news.mongabay.com/2014/12/tropical-deforestation-could-disrupt-rainfall-globally/>。
- ²⁰ 20 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sunass.gob.pe/fiar/index.html>; 请查阅 2016 年 2 月 8 日刊文。
- ²¹ 21 权利与资源行动组织。2016. 消除差距: 确保权利和拯救森林需要的策略和标尺。华盛顿特区: RRI。 <http://www.rightsandresources.org/en/publication/closing-the-gap/>

MEGAFLORESTAIS

MegaFlorestais是一个由公共森林机构领导人组成的非正式网络，致力于推进与森林管理、林业以及公共森林机构角色的转变相关的国际对话和交流。该组织包括世界上最大森林国家林业机构的领导人，并且提供机会让这些领导人能够以坦诚和开放的态度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挑战。其旨在促进森林机构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共同增强能力从而在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林业问题上起到领导作用。核心成员巴西、喀麦隆、加拿大、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俄罗斯、和美国。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INITIATIVE

权利与资源行动作为 MegaFlorestais 网络的秘书处。

RRI 是一个由14个合作伙伴和超过140个国际、区域和社区组织构成的全球联盟，致力于推进林权、政策和市场改革。RRI充分利用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合作者的战略合作和投资，通过共同研究、宣传、并召集战略行动者，以催化变革的发生。RRI通过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盈利性组织，权利和资源集团 (the Rights and Resources Group)，负责协调。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rightsandresources.org

SUPPORTERS

权利与资源行动的支持方如下：



本文所呈现的皆为文章作者们的观点，
并不代表那些慷慨支持这项工作的机构或联盟的所有合作伙伴的观点。

这项工作已通过知识共享署名4.0协议认证。



1238 Wisconsin Avenue NW
Suite 300
Washington, DC 20007
+1 202 470 3900
www.rightsandresources.org